

# 天涯長憶舊時情

## 懷念爲仁

● 陳嘉傑

編者按：本文爲陳嘉傑女士追懷夫婿鄧爲仁將軍逝世紀念文，鄧爲仁將軍生平志事，請參見本期七十三頁中外名人傳鄧爲仁小傳。

### 無憂樂園夫君先行

仁爲念懷

大叫「苦呀」聲中，胎兒落地，人就進入了塵囂世界，開始生存奮鬥的歷程。到了終站我聽見你大叫一聲「啊喲」，就卸下疾病的重擔，忘卻八次開刀的苦楚，兩次飛機失事的險境，馬失前蹄的驚魂，撒手人世。留下你鍾愛的妻女兒孫，頭也不回，逕自地走入另一個世界——聖經所說的無苦、無痛、無憂傷、無眼淚的樂園。主耶穌曾說「我去是爲你們預備住處，如果沒有，我早就告訴你們了」。神的應許是絕對的。我不責你「自私」先我而行，我要心安理得地接受這個測不透的奧秘，你已回到了那個好得無比的天家。在你軀殼藏身之處，大理石墓碑上刻著你我的姓名和出生年月日，雖然我的名字還戴著紅字裝飾仍在塵世徜徉，但是只要主

的一聲號響，我就會如戰士一樣立即歸隊。

我們倆曾是這塵世寄居者，超乎半個世紀同遊的旅伴，相依相偎的情人，相持相守的牽手。將時光更往前推，我還能記得我兄你姐相戀時，你是一個在晒衣樓上放風箏，地上鬥蟋蟀的頑童，我卻是一個天真無邪的小可愛。因著兄姐的熱戀，我常被帶到你家去玩耍（媽想我雖是一個小不點，但多少也可以充當崗哨，以免兄姐他倆放縱）而你們那群表兄弟頑童們，都不願意與我和你妹妹兩個黃毛丫頭同耍。民國十九年共黨兩陷長沙，在堂叔激勵下你兄弟兩人考入軍校八期。我則隨家人避難於瀘濱，就讀於明智中學。半年後，長沙恢復平靜，全家重返舊居，我轉周南女中繼續學業。五年後我代表湖南女子排球隊到南京參加第六屆全國運動會，你以憲兵軍官身分與就讀東吳大學的好友李永延同去南京參觀全國運動大會。並在比賽場邊搖旗吶喊，大爲我隊加油。李永延還以爲他在介紹我倆認識，那時我倆才驚訝各自成長之快，改變之大。你已是雄赳赳氣昂昂

的軍人，我也是球場健將。可惜那次我們的球隊被淘汰。可以告慰的是：我們得到了不少球場技巧和戰術，回長沙後，秣馬厲兵，殺、抹、快攻、救球，無一不有長足的進展，奠定後來湖南隊到上海參加第七屆全國運動會，女子排球三雄（上海市、台灣省、湖南省）角逐冠軍的局面。

兩年後，中日戰爭爆發，日寇不久就越過長江直逼中原，你領著憲兵學校學生徒步行軍自南京到長沙。當時你已通過陸軍大學第十六期正規班初試，抵長沙後不久又通過複試隨即入學。我在投考交大鐵羽後，正在家專心讀書意欲重考。時你姐我兄早已結婚生子，我倆又以親戚關係第三次重逢。而時局急轉直下，各方人馬撤退長沙，人心惶惶，更有撤退至雲、貴、川之勢，我倆得天時、地利、人和，加上親誼和慈母、兄嫂（亦你親姐）首肯支持，終於成爲陸大十六期第一對佳偶。

### 初嫁新娘難爲巧婦

婚後不久陸大遷移貴州遵義，我倆隨行。那時我是一個什麼家事都不懂的新嫁娘。在家時是媽媽的嬌嬌么女兒，廚房對我而言是一塊禁地。茶來伸手，飯來張口，我除了打球、上學，還是上學、打球。陸大這段時間如何填飽兩人肚腹真叫人不敢想像。記得到遵義後，好心的吳鶴予同學夫妻接待我們。

後來我學習炊事，第一次就將一鍋飯煮得底層焦黑，上層生硬，無法下嚥，哭笑不得，只好厚著臉皮到魏振越同學家求救，承魏家大嫂以拿手菜豆豉、辣椒，青蒜炒蘿蔔乾相待，我一口氣吃了兩大碗飯（以前在周南女中球隊練球後，有吃過三碗飯的記錄！），讀為人間美味，深深體會「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之至理名言。魏嫂子年輕貌美，大方聰慧，直說歡迎我們天天來。她深切瞭解湖南人常說的「樂手板」（即五指未分叉的意思）姑娘初做嫁娘之無奈，以後她給了我很大的鼓勵，很多教導，從此兩家成了莫逆。

陸大三年中，我們的家變成歡笑的園地。同學們下了課，提著書包圍表往我們家書桌上一甩，就開始吃飯。常常連同學們的親娘、嬌妻、襁褓中兒女都來報到。其中有甘印森、胡旭如、袁友牧、汪錫鈞、魏振越、蕭家驥等。有一次住在院子對面的朱元琮同學夫婦邀我們到他家吃飯，他家朱老板親手做了蔥油餅饗客，讓我們湖南土包子知道米飯之外還有不同的人間美味，我在嚐試之下

，大為激賞，大開「口界」。我們家與蕭家驥同學家很近，不免常去打擾，記得蕭家嫂曾以拿手紅辣椒醉醬麵招待，辛辣香甜，也是我第一次品嚐，方知天下竟有如此多的烹飪手藝，從魚米之鄉來的我以為飯只是大米飯真是坐井觀天之輩，大千世界確是美不勝收！

光陰飛逝，你的畢業在即。同學們都有新工作在等待。我倆帶著兒子卻正在等家裡匯錢來作旅費，好回憲兵單位報到。原因是我倆三年來已將結婚時兩家各贈壹仟元婚嫁費用，和每月薪資花得精光，分文不留，雖有單位發給旅費仍嫌不夠。盤纏無著，我們一點也不後悔。猶憶下課後同學們擁入家門，七嘴八舌高談當日沙盤演習情景，記得有一次你出奇兵推翻了教官所擬的紅藍軍作戰原案，使教官不知如何轉圜，窘態叢生。大家樂不可支，手舞足蹈興奮萬分，不免就在飯館上大加份量。後來我們家請了一位退伍軍人掌廚。想到初抵遵義受學長們招待，雖然我們後來招待的同學和家人，多半不是以前招待我們的恩友，可是三年切磋之後，新交舊雨已變得情義交融，無分你我了。友誼和相知畢竟是金錢所不能購得的呀。

## 重責大任銜命完成

回長沙後不久經薛仲述同學推介入戰區司令長官薛岳將軍麾下，前後四年。由上校作戰課長晉升少將副官處長，仍兼理作戰事

宜，襄助薛將軍獲得長沙第三次大捷，並接待來自重慶的各界要員及國內外媒體，介紹戰區情況，說明戰局細節，深得薛長官器重，榮獲國家頒發雲麾四等勳章。後又奉命主辦在南嶽舉行的全國軍事會議，長官告知以壹仟萬元法幣為開支極限，如果超出須報請中央核付。當即銜命兼程趕到南嶽，邀集中國、中央、交通、農民四大銀行主管，及南嶽各級機關學校即時開始行動，並徵集粵漢鐵路火車車廂，照明設備，水陸運輸工具，膳食專家及醫療機構等等，於十天內籌備就緒，使南嶽會議得以順利完成。當時薛岳長官將他在四大銀行所用圖章交託，並下令憑鄧為仁簽字即可付款，長官信任之深，鄧為仁肩負責任之大，令你永誌不忘。會後結算總共支出肆佰伍拾萬元，不到原定極限之半，節省公帑至鉅。這是你一生最大任務與榮譽。

長官聞報慰勉有嘉，除長官夫人賞賜特別餐飲外，更獎賞了貳萬元以為鼓勵，你將辛勞的代價，為我訂製了兩套昔日嚮往的旗袍。欣慰溫馨無與倫比，老伴——我分享了你的殊榮！

遺憾的是辦理會務期間有六位同仁因乘機斂財而被撤職，你因此曾說：「不義之財不可取，他們受罰使人警惕，潔身自愛，可免來日悔恨無窮」。

勝利前一年你奉派擔任湖南第一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兼瀏陽縣長。統一指

揮該區敵後黨政軍團及地方自衛武力。上任後除裁撤四個私設之抽稅關卡外，並與吳相湘同學（時任行政專員公署主任秘書）創辦前線敵後第一份報紙於瀏陽，又請益於鄉紳仕縉，共同策劃敵後工作。不久又與美國第十四航空隊聯繫，共同策劃後方作戰事宜，並獲美軍支援空投無線電台數台，及槍械子彈作為擴充自衛隊之用。不幸因此引起某游擊隊司令之不滿，密電薛長官誣告鄧為仁造反，想當「湖北王」等情，薛長官為求查明真相，即派九十九軍梁漢民軍長兼程到瀏陽，約你及美軍軍官餐會，餐敘時梁漢民軍長示意有話相商，即偕你入內示以長官手諭，列出鄧為仁十大罪狀，其中有「姦淫擄掠，無惡不作」之句，最後並表示如查屬實即將該員就地正法。所幸梁軍長公正嚴明，拍著你的肩膀說：「我一定秉公查明真相，你可暫居我處」，你就這樣被軟禁起來。後經梁將軍（陸大將官班學長）密查明訪，鄉紳連袂陳情，始得為你申冤，梁軍長最後說：「老弟，你受驚了，你這種作風五十年後再說吧！」接著不久日本無條件投降，梁軍長奉命往南昌擔任接收工作，臨別他出示長官手令要你「著即歸隊南昌辦理接收事宜」。可是你已經心身交疲，只好婉拒了長官的好意。

歲月推移，十多年後，政府早已播遷來台。你與昔日長官薛岳將軍有緣再會面。他緊握你手說：「過去有許多事都是誤會。愛

之深、責之切嘛，不要放在心上。」長官親切的握手，感性的安慰話，使痛徹心扉的沉冤得以平反，當時你被感動得涕淚縱橫，不知如何作答。

這以後又經過了四十年，現在你清白忠誠的身軀長眠於五指山之陽，應能無憾無悔的面對創造的眞神吧。

## 世局遽變幸運來台

勝利三個月後得劉廉一學長電召去南京就任陸軍總司令部少將高參兼第二處副處長，主管敵情，後軍調指揮部成立，一年半內你出任武漢地區軍調部政府代表，到行轅與郭懺將軍會商，並與美方顧問奔走於大別山、桐柏山、大洪山區各處，揭露共軍虛設軍區之謊言。並且據理力爭，終於簽下第二次和談以來唯一的「羅山協議」。以後又奉派至東北任軍調分部主任，主持東北九省之調處事宜，與中共伍修權、王震等週旋。最後因大勢惡化，談判無成，功虧一簣。我還記得一件小插曲，有一次，王震到我們住宅相訪，小兒趨前叫王伯伯好，王親切回答說：「不要叫伯伯，要叫舅舅，因為娘親舅大嘛！」（意指我們都是湖南人），我哭笑不得，我們陳家何來一位土匪兄弟呀，王雖木匠出身，但心思細膩，口才出眾，確是一位飽經歷練的人才。

民國三十八年於在聯勤任監察處長時你因左腎結核病，入醫院動手術切除，當時世

局急轉，共軍席捲湘粵，你轉診到香港瑪麗醫院，經一年多治療稍為好轉，但因手術後遺症，常犯膀胱神經痛，徹夜不能成眠，而生活日感拮据，一家六口嗷嗷待哺。時因台灣正發生吳石共謀案，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我們雖盼來台，但須有人擔保，而親友、同學均不敢作保。

幸虧天不絕人，正逢鄭介民局長公差到香港，得知鄧為仁滯留香港，飭人尋訪促即晉見（在軍調部時鄭介民是總部負責人，又在遵義就學時為陸大特別班四期學長），責問為何不早日歸隊，當得知原因後，即飭速將全家六口資料照片等交他帶回台灣辦理，不出兩週我們收到入台證件，於民國四十年初順利入台。經鄭局長力保於一年內獲先總統蔣公特准恢復軍職。後應陸軍指揮參謀大學第一任校長黃占魁學長之邀，擔任教育處長，並與陸大二十二期及二十三期擔任教官之學弟們共同擔任譯定教材，終使陸參校順利開學，培訓各級菁英。

你常說：你是黃而綠（黃埔八期，陸湘音同緣）大十六期）有抱負、有擔當、有誠信的正統軍人。

其實你受先總統栽培不僅黃而綠，還是天大地大的高級學員（天大是代表指揮參大將官班，三軍聯大八期，國防研究院二期。地大是石牌實踐學社聯戰班五期，實踐學社高級研究班研究員）。民國六十年軍職外調至輔導會任退除役軍官專業訓練中心主任，

前後七年輔導數以千計的中級軍官轉業文職，繼續為國效力。

### 神之深意天國再會

你於民國六十六年退休，我們去美國加州與幼子先毅一家同住洛杉磯橙縣，加入基督教會，勤讀聖經，並與年長弟兄姐妹切磋神的聖言和道理，因此時常開車接附近會友參加聚會，以此為樂。

有一次開車在十字路口黃燈前進，被左方疾速來車所撞，作了一個一百八十度大迴轉，幸好神及時阻擋右方，來車小心起步，得免重大車禍，同車之中還有一位八十歲弟兄，雖然受驚，卻與大家一樣毫髮未傷，同聲感謝神的大能和恩慈。同時我體認歲月不饒人的名言。年長的人反應稍感遲鈍，不容許再開車了，但你很嚴肅的說：「不開車就等於困獸，如何動彈？」言中大有失落無奈之感。

三年前，你健康日益衰退，不能開車，每次看醫生，都需仰仗親友及教會弟兄接送（大兒子夫婦係傳道人，居處遠隔，女兒一家住新澤西州，幼子代理美國醫療器材全家已遷居台灣），深感不安，而外甥彭芳合院長及幼子先毅均力促你早日回台就醫，我們終於在民國八十三年決定遷回定居了幾十年的第二故鄉台灣。

懷念為仁

此後你記憶力開始減退，行動漸緩慢，反應變得遲鈍，方向感也開始模糊，對素來

愛讀的書報雜誌也興味索然，漸漸生活起居都需要提攜扶持。醫生說是腦細胞退化，沒有藥物可以治療。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四日晚突感前胸疼痛並嘔吐、經安撫休息至次晨，大致恢復正常。可是晚上六時左右又感氣悶、胸痛難熬，即送榮總急診。經心電圖及X光檢查，認定是心肌梗塞即刻住入心臟加護病房，經三星期治療，情況好轉，但腎臟功能較差，遵醫指示轉住腎臟科病房調養及觀察，並接受

復健治療。

元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時廿分復健後回病房又感胸背疼痛，當即請醫生來診視，豈知你突感胸痛不支，大叫一聲「啊喲」，就結束了生命的旅程。

四月廿日是你歸天百日之期，三個多月來我無日不在追思懷念中，茲以我記憶所及淺敘一些鱗爪，聊表我對你的無盡相思和無奈的訣別。親愛的老伴，我們天國再相見吧！

聖文叢書

# 民國人物新傳

費雲文著  
定價叁佰元

本書係費雲文先生繼戴笠新傳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

吳佩孚新傳、陳獨秀新傳、汪精衛的悲劇、革命奇人張靜江、關麟徵的傳奇、國士典型陳布雷、陳大慶明達謙謹、當代名將邱清泉、模範軍人胡宗南、湯恩伯的一生、細說張國燾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二十五開本，老五宋字，全書共伍百餘頁，珍貴圖照多幅，定價新臺幣叁佰元，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二百四十元。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立即寄書